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晋宋

第六函
第十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甯

甯字武子汪次子己汪忤桓溫不得徵辟孝武初溫卒始爲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太守免有穀梁集解十二卷禮雜問十卷集十六卷

爲豫章郡表

新淦令孟佃民解列縣廳事前二丈陸地生蓮華入冬死十六年更生四枝今年三月復生故處繁殖轉多華有二十五枝鮮明可愛有異常蓮

藝文類聚八十二
御覽九百九十九

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巡行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連合成一

藝文類聚
九十八

爲豫章臨發上疏

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
已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已致太平如此而已今
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
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
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
薪不足已爲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
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

晉書范甯傳

陳時政疏

古者分土割境已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
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
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
其封疆已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
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

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
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
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
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
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
賊是已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
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
舉惟已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
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已統州州已監郡郡已莅縣如今互
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
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
私家後來新官復應脩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
精兵器仗已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

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戶
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已相充
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
故之格宜爲節制已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
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已厚身非祿不足已富家是得之有由而
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
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
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攷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
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
代頃者小事便已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
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已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已其未
成人也十五爲中殤已爲尙童幼也今已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
之役矣已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

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曰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

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

晉書范甯傳通典三

奏烝祠

案禮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

女雖曰嬰孩臣竊曰爲疑

晉書禮志上通典五十二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竈奏于是使三

公行事

祭殤議

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愍懷太子殤太孫哀太孫沖太孫自是

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禮于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

埋主之例

通典五十二

爲舊君服議

弔服加麻輕末之服臣爲君服斬衰舊君齊衰三月此古今所已

得異甯謂臣有貴賤禮有隆殺州郡綱紀察舉辟命之吏聞舊君

喪應卽奔赴在官之人亦宜棄職而去雖不皆與禮合稱情立文也或曰州郡守牧喪官吏爲之齊衰故服舊君緦麻所已爲輕重之殺也臣爲君服斬三代之達禮秦罷侯置守雖不繼位皆有吏臣豈不得準古諸侯也

通典九十

啟國子生假故事

國學開建彌歷年載講誦之音靡聞攷課之績不著良由達道之訓未弘鑽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宜見整正謂應斷假精加督勵嚴其師訓舉善黜違

御覽六百三十四

啟斷眾公受假故事

伏見內外眾官陳假紛紜煩黷無已舊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爲限不問虛實相率如此誣罔視聽煩穢官曹舉世行之不巳爲非急假之制唯已父母妻子爲辭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長偷薄之風虧敦睦之化臣謂宜去病解之故制一年令賜表

一本作裘案假日隨其所欲之適任其取日多少假寧疑作令曰

表裘皆有誤諸內外官五月給田假九月給受衣假為兩番各十五日田假若

風土異宜種收不等通隨給之又曰諸百官九品私家附廟除程

給假五日四時祭祀各給假四日本注並課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內亦

給程本注若在京都除祭者仍各依朝參制又曰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

三年給定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假十一本作七日並除程若已經

還家者計還後給其五品已上所司審勘當于事母闕者奏不得

輒自奏請親冠假三日五服內親冠給假一日並不給程又曰諸

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嫁五日大功五一本作三日小功已下一日

並不給程已下無主者百里內除程若本服周親已上疾病危篤

遠行久別及諸急難並量給假同上又略見北堂書鈔三十二

廚籍教

籍官之大信而比散在眾曹此不可也可令作十五廚籍一縣一

廚御覽七百十七

文書教

土紙不可已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初學記二十一

荅徐邈書

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已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

明義也通典五十五

子不得已魯命母妃是太子婦號必也正名寧可已稱母也通典七十

案公羊傳母已子貴當已此義為禮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已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為尊母非使極尊號也竝后匹嫡譏存春秋謂宜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

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

通典七
十二

與謝安書

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于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為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通典六
十九

難戴逵論馬鄭二義書

傳云不滿八歲為無服則八歲已上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于子下殤小功猶有緦麻一階非為五服已盡而不已緦麻服之者已未及人次耳

通典九十一
范甯與戴逵書問
馬鄭二義逵答云云甯又難逵

答王珣書論慧遠慧持孰愈

誠為賢兄賢弟也

高僧
傳

答王朔之問天子為后父母服

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為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

呂己尊而便降也甯荅曰王者之于天下與諸侯之于一國義無
呂異今謂粗可依準

通典八十

荅譙王恬問王子爲慈母服

譙王司馬恬問范甯曰妾有二子而出嫁君命他妾兼子爲其母
所命妾今亡子當有服不荅曰昔男子外有傳內慈母君命教子
何服之有

通典八十一

荅曹述初問爲前妻父母服

曹述初問范甯曰有人再娶後妻無父母而前妻父母亡當有服
不甯荅曰禮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己今妻既卒則無所從不

應服也

通典九十五

又荅曹述初難

述初又難曰妻爲夫黨既爲屬從至于夫卒服之無虧妻之父母
而妻卒則己統例準情不見其義若呂妻之父母不得準夫之有

親實所疑也小記所稱自謂臣爲君黨妻子爲君母黨服耳寧又

荅曰世間行事鮮有同者此亦無準據殆是率心而行也

通典九十五

荅鄭澄問已拜時而夫死服

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畱繇兒畱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奪弔否若弔著何服范甯荅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衰也謂既親拜舅寧當重于吉日耳

通典九十九

鄭又問若拜舅爲重于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傍親復云何昔荀啟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再荅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爲娶女有吉日理輕于拜舅復重于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奪弔必有所據

同上

荅殷仲堪問改葬復虞

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賀要

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荅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爲之邪不見馬

鄭賀范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爲哉

通典一百二十

荅王薈問喪服變除

王薈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邪荅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旣祥卽除服不禫可知也

通典一百三十

春秋穀梁傳集解序

晉周道衰陵乾綱絕紆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已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

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
曰暴虐見禍平王曰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
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于是就大師而正
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曰明其
不能復雅政化不足曰被羣后也于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曰託
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曰彰黜陟明成敗曰著
勸誠拯穢綱曰繼三五鼓芳風曰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
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
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
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
而終篇故絕筆于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

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曰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曰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曰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己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己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己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己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己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己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己通經爲主經己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竝舍己求宗據理己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己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己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訥

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
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
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
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
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
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已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于是
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積
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
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
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

傳集解

唐石經
拓本

王弼何晏論

時已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已爲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
深于桀紂乃著論曰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于仁義是
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
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已爲罪
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
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
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已翳實騁繁文已惑世
摺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
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
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于魯太公戮華士于齊豈非曠世而同誅
乎桀紂暴虐正足已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
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已爲巧扇無檢